

情爱小说精品

地狱生死恋

肖遐明 著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地狱生死恋

肖遐明著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一九九五年十月

(川)新登字 007 号

责任编辑:晏开祥

封面设计:刘学年

书名 地狱生死恋

定价:11.80 元

作者 肖遥明 ISBN7-5411-1365-4/I·1280

1995 年 10 月 第一版 1995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

开本 850×1168mm 1/32 印数:1—10000

印张 10 字数 206 千字

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(成都盐道街 3 号)

成都军区炮兵军械大队印刷厂印刷

目
录

(I) 千代

(I) 密林幽情总 章一第

(1)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，植田信夫一直呆在“梦之源”里，等到刘小凤接待完最后一名嫖客，他才进了她的房间。

一天下来，她几乎累垮了，眼圈发黑，清秀的脸庞充满倦容，乌黑的头发凌乱的披在光洁的肩上，看见植田信夫走进来，她惊讶的问：“你怎么还没有走。”

植田信夫摇了摇头：“不跟你讲几句话就走，我实在做不到！”

(8) 刘小凤用手纸擦着男人们留在她下身的脏东西，长吁了一口气说：“我今天接待了二十多个人，累极了，连讲话的气力都没有，只想静静的躺一会，你还是走吧。”

植田信夫咬牙切齿的说：“看着那些家伙一个
个走进你的房间，然后又提着裤子出来，我真想把
们全部杀了！”

刘小凤惨然一笑：“即使你真的那样做，又有什么
用！供那些人泄欲，这就是我的工作！”

“这是什么工作！这是火坑！不，简直是地狱！”

植田信夫望着她那疲惫不堪的面孔，痛心的说：
“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，我要帮你跳出这个地狱。”

刘小凤注视着他喃喃自语道：“本来我以为所有
的日本人全都是魔鬼，现在我明白了，日本人中也有
你这样的好人。”

植田信夫苦笑着说：“你太抬举我了，我并不是好
人，只是没有别的人那么坏。”

刘小凤说：“既然你的身体没有毛病，那么男人的
功能应该可以恢复的。”

植田信夫沉重地摇了摇头，“丢失的东西不能
再找回来了。”

“你至少应该再试一试，来，我来帮你。”

刘小凤把植田信夫拉到床上，替他脱掉衣裤。两
人依偎着躺在床上。她的嘴唇带着火一般的热量，轻
转在他的唇上；她的手象一叶轻舟，无比温柔的在他

身上滑动，带给他一种难以言喻的快感。他为她的激愤所感动，努力抛开以往的噩梦，用全身心感受着她的体贴温存。她象一盆火，可以熔化一切，植田信夫感到僵硬的肌肉开始发软，干涸的血管里热血在奔流。他情不自禁的把她抱得更紧，他的手在她的山峰和峡谷里流连忘返。

终于，火山开始沸腾了，炽热的岩浆泛着泡沫，即将喷射而出。植田信夫清楚地感觉到了，心里激动万分，只须再努力一下，他就能够恢复男人的本色了。急促的呼吸陪着快愉的呻吟，终于风平浪静。

此刻，只有一个念头支配着植田信夫：带她逃出地狱……

“……”

“……”

“……”

“……”

“……”

目 录

- 引子 (1)
- 第一章 总裁的秘密 (1)
- 第二章 往事如烟 (19)
- 第三章 南京在望 (45)
- 第四章 紫金山上 (66)
- 第五章 你不能去 (110)
- 第六章 地狱黑魔 (136)
- 第七章 柳暗花明 (167)
- 第八章 地狱之恋(上) (190)
- 第九章 地狱之恋(下) (233)
- 第十章 护身符 (272)
- 尾 声 (310)

第一章 总裁的秘密

对于植田商事总裁植田信夫来说，十一月五日是个不祥的日子。

五十二年前的这一天，即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五日，当时植田信夫所在的第六师团在上海金山湾登陆，开始了他一生中最悲惨的岁月，那些岁月至今仍是他梦魇的根源。五十二年后的这一天，他又失去了一位最好的朋友中村敏太郎。

中村是一家玩具制造公司的经理，他们的友谊是从无情的生意谈判中开始的，后来由于交往的不断加深，他们相互之间找到了许多共同点：年龄相仿，三十至四十年代都在中国打过仗，又都经过艰难的努力才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功，还有，就是都喜欢打高尔夫球。

植田信夫的老家在九州福冈县的久留米，小时候家境贫寒，得不到多少照顾，他是望着蓝天白云，听着小鸟的“啾

总裁的秘密

啾”声长大的。直到现在，他仍然热爱大自然，差不多每个月都要抽出时间，到东京郊外的俱乐部去打一次高尔夫球。他的球技并不精，但他喜欢身背球杆，在草地和山丘上漫步的那种感觉：恬静，愉快，轻松。嗅着自然界清新的空气，他仿佛又回到了无忧无虑的童年时代。

十一月五日那天，他本来并没有去打球的计划，可是在吃早餐的时候忽然心血来潮，想躲开那间宽敞豪华，却令人乏味的办公室，到户外去活动活动。于是给中村敏太郎拨了电话，约他一块去打高尔夫球，中村敏太郎欣然允诺。

上午九点，他们在俱乐部的酒吧里见了面，喝完一杯香槟之后，各自更衣，来到球场上。俱乐部的一名服务生跟在他们后面，替他们拿着需用物品。

天气非常好，阳光照在身上暖洋洋的，远处的山丘和树林笼罩在一片薄薄的雾气里。中村敏太郎兴趣很高，开玩笑说，前几次都败在植田信夫手下，今天一定要报仇雪恨。植田信夫故意逗他，说他根本不是对手，还拿一箱啤酒跟他打赌。

两个人一边说笑，一边漫不经心地打着球。到第四六的时候，两人的积分仍相差无几，这时轮到中村敏太郎击球了，他摆好姿势，双手挥杆用力一击，球高高地飞了起来，一条弧线从空中划过。

俱乐部的服务生像一头小鹿似的撒腿往前跑，以便确定球的落点。植田信夫的注意力也集中在那只球上，根本不知

道中村敏太郎是何时倒在地上的。幸好他的耳朵还不聋，听见了呻吟声。他回头一看，中村敏太郎口吐白沫，双手按着胸口，在草地上辗转挣扎，脸上的表情痛苦不堪。植田信夫大吃一惊，忙叫人救护。

俱乐部的医生对中村敏太郎作了初步检查，诊断他是心脏病发作，当即给他服了药，然后送往东京最好的医院进行治理。可是从那以后已经过了整整一星期，中村敏太郎始终没有苏醒，只是靠输液维持着生命。医生说，他可能永远都不会醒了。

在这些日子里，植田信夫每天都要去医院探望。他觉得自己对中村敏太郎的发病是负有责任的，那天他要是不约中村敏太郎去打球，或者不故意挑逗他的情绪，他也许不至于变成现在这样。

这天下午，植田信夫处理完了公司的事务，又匆匆赶到医院，希望能看到老朋友的情况有所好转，然而踏进病房，迎接他的却是一片悲痛的哭声。中村敏太郎的夫人百合江告诉他，中村敏太郎已经在二十分钟前溘然去世了，连一句话也没留下。

植田信夫深感痛惜，向百合江深深鞠躬：“对不起，夫人，都怪我不好，我不该约中村君去打高尔夫球，我不知道他有这么严重的心脏病。”

百合江抹着眼泪说：“请您千万别这样责备自己，植田先生，连我也不知道他有心脏病。以前他身体一直很好，从来

总裁的秘密

不上医院，我怎么也想不到他竟会先我而去，这对我们大家都是个意外。”

植田信夫说：“无论如何，是我约他去打球的，他尽管身体不适，也不好意思推辞，对于他的逝世，我有很大的责任，我向您全家表示谢罪。”

中村敏太郎的大儿子走过来说：“请您别这样想，植田伯伯，父亲虽然在生意上有求于您，但他是把您作为一个好朋友看待的，在您面前，他决不会做违心的事情，您要是一味责备自己，反而使我们感到不安了。”

话虽如此，植田信夫的心情仍然很沉重。中村敏太郎的猝死不仅使他失去了一位好朋友，还使他看到了死神是何等强大，而一个人的生命又是何等脆弱！

在战后艰难的岁月里，植田信夫为生存而苦苦挣扎。他在水产品工厂的流水线上干过活，在“钱汤”（注：即澡堂）给客人擦过背，在银座的百年老店“炼瓦亭”当过跑堂，后来以摆小食摊起家，逐步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商业王国，下属的二十多家公司分别经营食品、百货、饭店，乃至房地产，集装箱运输。这时吃饱肚子虽然早已不成问题，但他作为公司总裁，不得不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继续奋斗，除了工作之外，他根本无暇考虑别的事情，但现在他觉得自己应该静下心来好好考虑一下了。

算起来，他比中村敏太郎还大两岁，虽然身体一向很健康，但毕竟已经年逾古稀，谁知道死神什么时候心血来潮，忽

然向他发出召唤，（一）就像那天他心血来潮去打高尔夫球那样！（二）

中村敏太郎有三个儿子，都很有出息，分别毕业于庆应大学，法政大学和早稻田大学，他们足以支撑起父亲的事业，中村敏太郎死可瞑目，这大概也就是他不曾留下遗嘱的原因吧！（三）

在这（四）这方面，植田信夫的福气就差得远了。他连老婆都没有，儿子当然更谈不上，待他百年之后，事业和财产交给谁去继承呢？（五）

植田家一向人丁不旺，后辈中只有一个侄儿，名叫植田秀桢。且不说他并不能真正算是植田家的人，比起中村敏太郎的三个儿子来，他的能力也差得太远。把公司交给他，植田信夫不放心又不甘心，可是不交给他，又能交给谁呢？

这天夜里植田信夫辗转反侧，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，这是个关系到公司前途和家族命运的大问题。（六）

第二天上午，他来到自己的办公室后，第一件事就是吩咐秘书把企划部的课长叶志伟叫来。（七）

叶志伟是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。今年二十九岁，是个才貌出众的青年，从东京大学毕业，被植田商事集团罗致麾下，为公司的海外投资出谋划策，由于才能卓越，不久前被提升为课长。（八）

日本向来有排外的传统，一个外国人要在日本站住脚是很不容易的。就他本人来说，这当然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功，但

总裁的秘密

在日本同事眼里，他只不过是个小小的课长而已，现在总裁要亲自召见他，不能不使人感到惊异，所以秘书斗胆问了一句：“您是说把叶志伟叫来？”

“是的，”植田信夫不耐烦地说：“还要我再重复一遍吗？”

“对不起，董事长，我马上去办。”

秘书说完，慌忙跑了出去。

大约十分钟后，叶志伟走进了植田信夫的办公室，垂手问道：“董事长，叫我有何吩咐？”

“请坐，别拘束。”

植田信夫微笑着摆了摆手，用中国话说：“我对中国人一向极有好感，早就想找你来谈谈。怎么样？叶君，对这儿还满意吗？”

叶志伟想不到这位总裁中国话讲得这么流利，心中暗暗诧异，愣了一会才回答：“满意，很满意，谢谢董事长的关照。”

植田信夫靠在椅子上，打量着他问：“我看过你的履历，你是上海人？”

“是的”，叶志伟不无自豪地回答，“我的家在上海。上海有一条黄浦江，我是喝黄浦江的水长大的。”

“你家里还有什么人？”

“我家里有父母亲，还有一个妹妹。”

植田信夫微微点头，“五十多年前，我在上海呆过，那是个很不错的地方，当时号称远东第一都市，比东京还要繁荣。”

“怪不得董事长中国话讲得这么好，原来你在中国打过

仗！”会好。去那天即。董毛群，急登册出平册夫雷田前

叶志伟的话刚出口，心里就懊悔不已。在日本人面前提起过去的那段历史是最犯忌的，何况此人还是自己的老板，他一生气，自己好不容易得来的饭碗就保不住了！但植田信夫似乎并没在意，他凝视着窗外那片湛蓝的天空，喃喃地说：“八年，打了整整八年！回想起来，那就像是一场恶梦！”

田前叶志伟稍稍松了口气，局促不安地说：“董事长，您要是没有别的事情，我……我要回去工作了。”

“不，等一等！”

米包植田信夫挺起身体，望着叶志伟说：“有个投资计划，我想听听你的意见。”

“请问是什么计划？”

前儿“现在大陆搞改革开放，不少日本公司去大陆投资做生意，我也想加入他们的行列，拿出几千万美元，投资上海的快餐业，你看怎么样？”

户五叶志伟又惊又喜，忙说：“这太好了！近几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很快，上海又是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，人口比东京还多，投资上海的快餐业是大有可为的。”

“不错，这正是我的想法。”植田信夫满意地点了点头，“叶君，我委派你作为本公司的代表，去上海考察投资环境，提出一份可行性报告，并与有关方面接触，寻找合资伙伴，等到有了一些眉目之后，我将亲自去上海拍板。”

叶志伟兴奋不已，急切地问：“我什么时候动身？”

总裁的秘密

植田信夫似乎比他还急，挥手道：“明天就去。我会叫人为你安排一切的，现在你回去准备一下吧。”

“那么我走了，再见，董事长。”叶志伟告辞退出，这个年轻人的脚步看上去就像是在跳舞。

这是星期五的事情。两天以后，即星期天的上午，植田信夫正在自家的暖房里摆弄仙人掌，他的侄儿植田秀桢忽然来了。

植田秀桢今年四十岁已出头，但由于保养得好，看起来要比他的实际岁数年轻得多，白皙的脸上架着一副金边眼镜，就像个大学生。

植田秀桢是个幸运儿。很多年以前，当他还是个婴儿的时候，植田信夫的一个堂兄在垃圾箱里捡回了他，所以他实际上并无植田家的血统。当时正是战后最艰难的时期，大家都在贫困痛苦中挣扎，像他这样的弃婴比比皆是，他的运气实在太好了，碰上了一对没有孩子，又极想要孩子的夫妇，否则，他极有可能像别的许多弃婴一样，在垃圾堆上悲惨地死去。

说句良心话，植田秀桢是很努力很想有所作为的，他在担任公司业务部长期间，也没有出现过什么大的差错。但仅此而已，他这个人才智有限，不能对他寄予过高的期望，这一点，植田信夫早已经看得清清楚楚。

植田秀桢在工作能力上差强人意，却打得一手好桥牌，曾经在一次地区性的比赛中得过名次。他的每一个星期天，差不多都是在桥牌俱乐部里度过的。现在他忽然来访，植田信夫不免感到意外，他放下手中的园艺工具，望着植田秀桢问：“你怎么来了？有事吗？”

“是的，”植田秀桢回答，“一件很要紧的事。伯父，到您的书房去谈，好吗？”

植田信夫已经大致不差地猜到了他的来意，他搓了搓手上的泥土，冷冷地说：“没这个必要，这儿没有外人，有事就在这儿谈好了！”

植田秀桢局促不安，干咳了两声问：“听说伯父准备去中国大陆投资？”

“不错，有这个打算。”植田信夫点头道，“我已经派人去上海考察，并与有关当局进行接触。中国搞改革开放，正在大力吸收投资，相信不久就会有结果。”

“您计划投资多少？”

“初步打算把投资额控制在一千万美元左右。”

“什么？一千万美元？”植田秀桢吃惊地瞪大了眼睛，“伯父，您不觉得这样做太冒失了吗？”

植田信夫耸了耸肩说：“我决不是个莽撞从事的人，我这样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。”

“这件事关系重大，您在作出决定之前，至少应该听听周围的意见！”

曾，植田秀桢情绪激动，讲话的声音不由自主地高起来，尖厉得在点刺耳。石川总经理、山口专务、伊东专务都一脸紧张地看着他。“中国大陆的投资环境很不稳定，法规不健全，政策变化多端，风险很大，一旦投入巨额资金，就好比陷入了泥沼，难以自拔。这方面有过不少教训，我们应该引以为戒，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！”

植田信夫摇了摇头，望着满脸通红的侄儿问：“这是你个人的意见吗？”

“不，石川总经理，还有山口专务、伊东专务都与我持完全相同的看法，我是代表他们来见你的。”

植田秀桢朝植田信夫走近一步，用恳求的语气说：“伯父，这件事与公司的命运密切相关，希望您慎重一点，不要轻易作出决定。”

植田信夫的脸沉了下来，“我已经年过七十了，难道还会比你们这些人更不慎重？”

植田秀桢吓了一跳，忙说：“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只是觉得……”

“好了，不要再讲下去了！”

植田信夫打断了他的话，在暖房里踱了几步说：“你们的担心并不是没有一点道理，但你们也应该看到，日本长期来经济高速增长，表面看来一片繁荣，但这种繁荣建立在一个并不稳固的基础上，西方称之为泡沫经济是相当中肯的。泡沫总有一天要破灭，而且这个日子恐怕不会太远了。若能未